



纪实版青春之歌

我们是

共青团员

真实远比虚构更传奇

◎ 张昊 著

鲜为人知的隐蔽战线，跌宕起伏的地下工作
没有情报谍战，依然惊心动魄，事关组织存亡，惊险一触即发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纪实版青春之歌

我们是

共青团员

◎ 张昊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是共青团员/张昊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477 - 0477 - 6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199 号

我们是共青团员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 - 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 8015

网 址: www.bjd.com.cn/txcb/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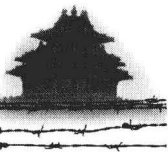
定 价: 29.8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致一位百岁老人的答卷

记得是二〇〇六年七月的一天，我上班刚进屋，就发现桌上有个字条。同事告诉我，是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位姓穆的同志找我，见我未在，所以留下了姓名和电话。我按照电话号码和对方取得了联系，方知是市人大一位叫武光的同志要找我，因一时联系不上，才通过平西纪念馆的同志和我联系。我于是按照纪念馆的同志提供的号码，将电话打到市人大。电话接通了，立时，一个清脆而洪亮的声音传来。他说他叫武光。简单的几句寒暄之后，他问我还写不写书。我说还写。他就说你能否上我这儿来一趟。我因要去趟香港，便说从香港回来立即去。

从香港回来四五日后，我去了市人大。武光身材不高，动作略显迟缓，但目光明亮，思维敏捷。他让我猜一猜他的岁数，我说大概有八十一二岁。他一笑，用手比画一下说：九十四岁。我便有些惊讶了。一个近百岁的老人，竟如此精神矍铄！当时，电视连续剧《暗算》热播刚过。老人说，地下革命斗争，隐蔽战线有三条线：一条是像《暗算》里所写的秘密情报工作；一条是争取和瓦解敌军工作；另一条就是在城市中开展秘密的建党建团工作。他说，写城市地下工作的书有一部，就是杨沫写的《青春之歌》，但《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正面写城市中共青团秘密工作的还没有。我明白老人的意思，他是想让我写一部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书。我感到为难。我说我对这方面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他就说，抗日战争你也没经历过，你怎么写出那么厚的书？他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铁血平西》，这部书分上、下部，总计九十万字。我深受感动，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竟戴着花镜，一点点看我的小说，而且在书中夹了不少字条。我再无话可说，决心应老人之约，写一部反映三十年代北平共青团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我们是共青团员

老人把他的长篇回忆录《冬夜战歌》给了我，要我做参考。他又给了我一些别的书，包括他自己写的反映自己所经历的斗争生活的《征程漫漫》，和反映文革经历的纪实文学《不是梦》，由别人写的《武光传》的部分章节也给了我。

从北京回来，我抽空阅读武光同志给我的几本书，渐渐地，便被他非凡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从而对这位老人有了更深的了解。武光原名张青甫，上高级小学时就开始了革命活动。自三十年代初起，先是秘密做共青团工作，后来又做党的工作。解放战争前夕，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新中国建立后，武光先后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第一副主席，文革后又相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诸职，是一位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

小说《我们是共青团员》参考了武光同志回忆录《冬夜战歌》中的部分章节的资料，用艺术的手法，集中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北平共青团组织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面对艰苦生活的煎熬，以及随时可能流血牺牲的危险，克服千难万险，在城市中秘密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的既波澜壮阔而又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

毋庸讳言，小说主人公燕宇平，多少有一点近似武光同志。武光的经历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他年仅十四五岁时，就接受了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启迪。十七岁时，担任国民党深泽县县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戴着白帽干红事”。两年后又悄然到北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北平做共青团工作时，为了生存，也为了掩护，当过洋车夫，冒充过“大学生”，身份几经变换，名字也改过无数次。他和其他共青团员一起，秘密发展团员，巧妙地进行宣传，捣毁放映污蔑工人阶级影片的影院，为要求国民党抗日，砸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他因此屡涉险境，但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把革命当成自己的天职。后来去石家庄做共青团特委书记工作时被捕，被关进环境恶浊的石家庄临时监所，此后转押天津，被天津高等法院强判五年徒刑，相继在天津和北平的监狱坐牢。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并以英文、日文和中文速记法为基础，研究成功“狱中速记术”，（实际是拼音新文字），用以记事，令国民党监狱方难以破解。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刑满释放，他冒着敌人的轰炸和扫射，几经辗转到达西安，为了找寻党组织，一心奔赴延安，却因故未能成行，转而成为开辟晋南根据地的一名主要领导人。

但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的纪实文字，需要调动必要的艺术手段，塑造鲜活感人



的艺术形象。而回忆录是按照时间顺序记事，特别其中一些人物，如走马灯一样出场快下场也快。因此，小说《我们是共青团员》在内容和情节的安排上，就要适当虚构和细化。在人物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则完全按照艺术手法，除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为了前后照应，贯通全书，有时不得不把发生在几个人身上的事集中到一两个人身上。至于人物设计，因为艺术需要，有时回忆录中只有一句话，到小说中则要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此外，三十年代前后，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从人物关系上讲，简单地可分为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但同一阵营中情况又不同，革命阵营中，有人坚定忠诚，有人徘徊动摇，甚至叛变；反动营垒中，又因各自地位和利益的不同，在历史舞台中的角色也有不同。

拉拉杂杂写了一些，不知意思表达清楚否。我也曾想，武光老人要我来写这样一部书，不是为了留下自己百年人生中一段辉煌的记录，而是要给今天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一份赠礼。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以及无数革命者，为了中华民族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前辈们奋斗的每一点印迹，都是国家和民族历史足迹的一部分，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前辈人的奋斗和牺牲，以及今天人们的努力奋斗，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历史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来，终于传到了今天的青年人手中。新世纪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肩负着怎样的历史责任，读一读《我们是共青团员》这部书，定会有一定启发和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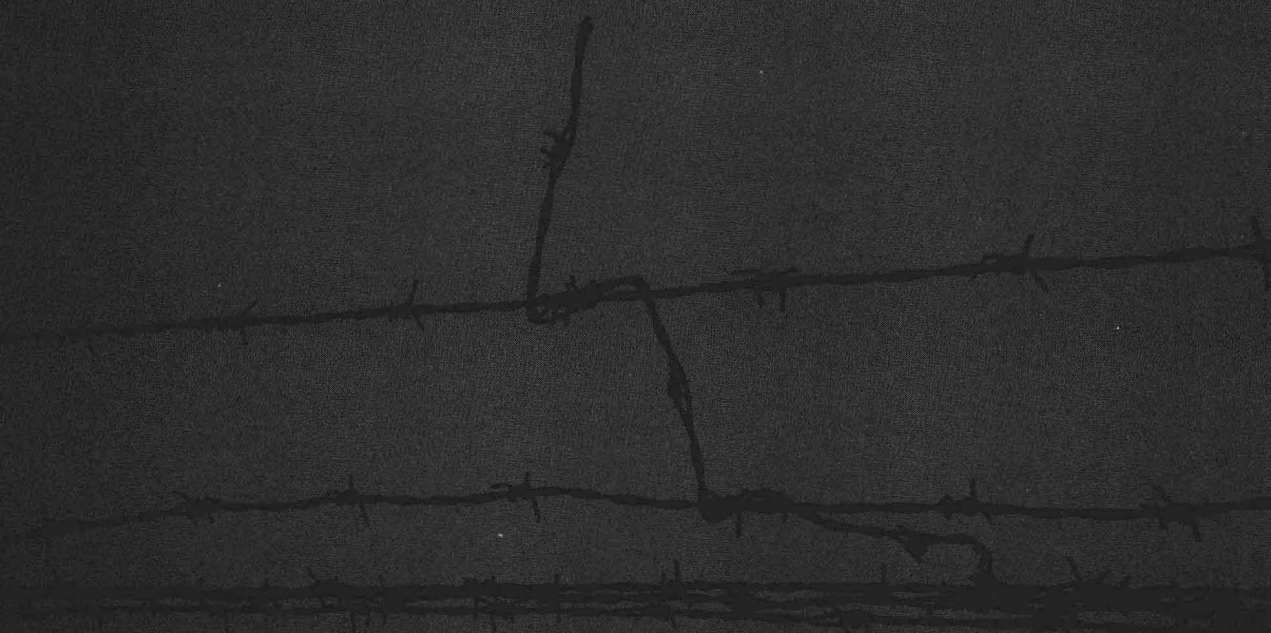
愿今天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喜欢这部书！

目 录

第一部 地火	1
第一章 “洋车夫”的斗争生涯	3
第二章 挂虚名的北大学生	19
第三章 团委负责人会议	35
第四章 到门头沟矿区	48
第五章 宣传反“围剿”胜利	68
第六章 当爱情成为藩篱	91
第二部 南下	97
第一章 洋博士北大难堪	99
第二章 砸北平国民党市党部	115
第三章 为南下示威而斗争	126
第四章 在南下的列车上	142
第五章 南京城的示威游行	157
第六章 历史将记下这一页	179
第三部 炼狱	187
第一章 营救被捕同志	189
第二章 石家庄被捕	213
第三章 荒唐的法庭审判	235
第四章 在北平第一“模范监狱”	258
第五章 奔赴抗日前线	277

第一部

地火



第一章 “洋车夫”的斗争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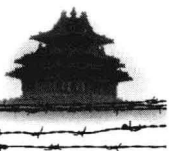
1

伴随着暮色的降临，街道上开始热闹和拥挤起来。时局是这样动荡不安，自民国开始以来，各种枪炮声就像年节时的爆竹一样接连不断，三天两头在打仗。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以及一些想利用封建帝制的僵尸借尸还魂的人，处心积虑地想复辟帝制，这其中就有窃国大盗袁世凯和辫子帅张勋。封建主义的幽灵徘徊不去，各种政治势力间又开始你争我夺。出尽风头而又真正勾脸挂髯登场的，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曹锟和吴佩孚，还有奉系军阀张作霖。人们就像坐在一辆颠簸不定的车子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颠覆，所以日子总是提心吊胆，惊恐不宁。时局的动荡，似乎加快了人们生活的节奏，无论做什么都是来去匆匆。特别一到黄昏时分，当无边的暮色即将笼罩大地时，连空气也变得紧张起来。劳碌了一天的人们，开始急急地往家赶，去奔那口粗拉拉的饭食。时令还是暮秋，但因冬的脚步过快，一早一晚风儿都有些蜇人了。一些到城里办事的人，因来不及往回赶，则趁天没大黑前想匆匆找个住处安身。

夜的即将来临，也唤醒了那些白日里像冬眠在洞穴中的动物一样的人。大城市夜间的生活，总有其光怪陆离的诱人的一面。披着夜的纱幔登场的，有迷恋夜生活的达官贵人，官僚政客，有流氓阿飞，娼妓酒徒，还有小偷扒手，街头无赖，以及外地来的衣衫褴褛的乞丐——冬季的严寒，有不少人会冻饿而死呢！

这就是北平，一个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都。一九三〇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霜降”节头几天的一个苍寒的秋日的黄昏！

人们步履匆匆，显出极为忙碌的样子。街道两侧是行色匆匆的行人，有人提着行李，有人腋下夹着薄薄的包袱。有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样的人，腋下夹着本



书，只顾低头走路，生怕一脚绊在什么坎坷上摔一跤。

并不宽阔的前门大街的路中间，除了偶尔驶过的响着单调铃声的有轨电车，几乎是各种各样的人力车的天下：有排子车、洋车，还有时髦的自行车，都是急如穿梭，你来我往……一队运煤的骆驼，大概是刚刚卸完煤，从大栅栏北的北煤市街街口出来，浑厚的叮叮咚咚的铃声传得很远。而像山峰移动一样行进的骆驼的高大身影，吓得两旁的行人早早闪开，躲到一边，任骆驼缓缓地从前边走过。看样子，这队骆驼是要趁夜赶回门头沟圈门一带的煤窑，天亮前装上煤，黎明前起身，再赶往城里送一趟的。秋末冬初，正是运煤的骆驼忙碌的时节。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自东向西传来，越来越近。警车疯狂出动了，这是巡警们又去抓捕人的信号。从第一声警笛响起，人们就下意识地开始躲避了，仿佛这是魔鬼的啸叫，一旦避之不及，就会惹上灾祸的。

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次极平常的军警抓捕行动开始的。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九十几岁的老人。在一般人心目中，近百岁的老人，应该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但老人却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而且每日仍笔耕不辍，写写回忆录，或写些杂感类文章。我呢，是某报社的编辑兼记者，是个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姑娘。把我和老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名字——共青团。

你看，你是搞报纸的，编的报是专给青年看的。我呢，当年是搞团的工作的，我们俩年岁相差大约七十岁，但目标一致。当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您那时在团内任什么职务？

七十年前，我是北平团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北平共青团最早建立的是团市委和西城团区委，后来，因团市委负责人有的被捕，有的调去上海，团市委已无人负责，直隶省团委决定将西城区委与东城区委合并，改成城区区委，直接受省委领导。一九三一年秋，城区区委和海淀区委合并，成立共青团新的北平市委。

反动军警那次行动是要抓捕谁？

要抓捕的是一位区团委负责人。当时，北平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城头几乎天天张贴有杀人的布告。我们的一些团员和进步青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开



展工作的。我们那时候比你们现在的年龄还要小，大点的二十一二岁，多数是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但我们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2

每天的黄昏时分，万顺车行的老板苏大麻子都要坐在玻璃窗前，一边吸着水烟，一边不住地望着院外。他的车行不算大，在前门大街一带算是个小车行，只有十来辆洋车，但那却是他苦挣了大半生才挣下的。洋车就是他全部财富，是他的命根子，他要瞪着眼看着一辆辆车陆续回来，都稳妥地放进车棚，他的心才会放下来。但等车子大多进院安顿好，差不多也快到半夜了。而每天天不亮，当困顿和疲惫不堪的洋车夫，不得不早起为一家大小的糊口之食而奔命时，苏大麻子还在暖暖的被窝中呼呼大睡，直到日头升起老高时才会慵懒地起床。

苏大麻子每日的事就是看住他的洋车，至于车夫每天的份儿钱，全由他的妻子，一个肥胖且十分厉害的女人掌管。这一晚，他的情绪似乎不怎么好，闷闷地嘬了几口水烟后，他把绰号叫“小煤球”的小伙计唤进了屋。

“去，去胡同口的小店给我弄盘炒肝来，再给我烫壶黄酒。”

小煤球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原本在街头流浪，半年前被一位好心人领来，来到万顺车行给苏大麻子当小支使，只管饭，一个大钱也不给，主要是伺候苏大麻子。因这孩子头生得圆圆的，刚来车行时，脸已有一两个月没洗，黑的赛煤球，所以得了这么个绰号。

从老板手里拿了钱，小煤球出了院门，跑到胡同口一个叫“炒肝王”的有名炒肝店要了盘炒肝，刚要趁热往回端，两辆警车就吼叫着从街口过去了。他贪看热闹，跑几步到了胡同口，就见两辆警车在一个同样是车行的栅栏门外停了下来。六七个巡警跳下车。有两个巡警持枪紧把住门口，另外几个人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

小煤球知道巡警又去抓人了。去车行抓人，八成是拉洋车的人里头有共产党。

小煤球跑回车行，把温酒的铜嗓子 and 炒肝端进屋。苏大麻子接过酒壶，先用手摸了摸。酒不烫不凉，温热可口。苏大麻子一手抓住酒壶，边喝酒边香香地吃



着炒肝。

“嘿，这小铺的炒肝就是地道，够味!!”

“老板，巡警又在抓人啦。”

“甭管他！我早就听见鬼叫了。穿身破老虎皮，整天弄个警车呜哩呜哩叫，吓唬人哩！其实真正的共产党能抓着几个？要是脱了那身皮，他们还不如我呢！”

“老板，这回他们是去车行抓人，要是搜不着，会不会奔咱们这儿来？”

苏大麻子认真起来：“你说的倒也是，这巡警奔车行，不就是抓车夫里的共产党吗？可那些车夫哪个不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个骨瘦如柴，哪像干革命的样子？”

“那那些警察奔车行干嘛？”

“搜人呗！老子见的世面大了，什么事没经过，别说几个小警察，连杀人砍头老子都见过好几档子呢！”

小煤球脸吓得立刻白了。

“老板，你听那警车又叫唤起来了！……”

3

北平的夜色如墨染般黑，连巍峨而又威严无比的紫禁城，都好像落上了层厚厚的黑乌鸦的羽毛，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夜色的降临，仿佛风云际会的舞台徐徐落下了一道帷幕，预示着一场新的演出的开始。

熟悉北平风情的人都知道，北平城夜场的演出似乎比日间要精彩得多，有灯红酒绿下的靡靡之音，有各种花样翻新的罪恶……而那些以革命为生涯的人，有时也在夜的暗影的掩护下，利用夜晚的短暂时间加紧活动。整座古城内，有数不清的革命者，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了推翻反动的黑暗统治而在不懈奋斗。

散乱的车和人的洪流中，一辆罩有蓝色布篷的洋车出现了。

一切都显得十分合理和自然。车夫拉着车，把一个要回家的人送到家门口，然后转身往回赶，没走几步，便有人喊了声——“洋车……”车夫知道又有人要坐车，但碰头的时间就要到了，他必须准时赶到宣武门绒线胡同去。于是他装作腹痛的样子，一手用力地捂住肚子，另一手和叫车人打着招呼，喃喃地说：“先生，实在对不起，我……肚子疼得难受……你叫别的车吧！”



叫车的人只好转身去叫别的车。

车夫这时仍坚持用手使劲摁住腹部，极力装作痛苦的样子。但他又不能停下来，便弯着腰，头低得很低，一步步地拉着车子在人流中缓缓行进。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穷学生打扮的人，正四顾茫然地站在绒线胡同西侧一条小巷口。巷口拐角，有个卖火烧的小店，窗前支起个遮风挡雨的棚子。“穷学生”就站在离棚子三五步远的地方。昏暗的路灯，将柔弱的光线投射到棚子上，在“穷学生”面前正好投下片暗影。这人像是在等车，又像是要进胡同找什么人。反正在北平城里，这样的穷学生很多，有些学生家里穷困潦倒，到北平来读书，不单吃的差，穿的也跟人力车夫差不多。这样的穷学生一般是不会惹人注意的，何况又是晚上，人车拥挤混乱不堪的时候。“穷学生”在胡同口站了片刻，便一头钻进小胡同。胡同深处有个厕所，谁也没在意，进厕所时是个穷学生，从厕所出来时已戴上礼帽，穿上长衫，而且脚上登上了一双破旧的皮鞋，俨然是个在机关里干公务的人。

这人回到胡同口，又站在小店一侧。没过几分钟，罩着蓝布篷的洋车沿街驶了过来。这人一招手，洋车停下来。拉车的问：“先生，您去哪儿？”这人随口说：“先奔绒线胡同，出绒线胡同再往左……”

4

苏大麻子有个习惯，就是从秋后到春初，每年天冷的一段日子，总好在晚饭前先垫补点。多是喝上几口黄酒，再弄盘小菜，或是五香花生米，或是驴肉、炒肝什么的，晚饭要等到十点以后，洋车差不多都进院的时候才吃。

这天晚上，他边喝边吃，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小煤球小心地在一边伺候着。其实这会儿小煤球也没什么事，他要干的事都在一早一晚，比如早起给苏大麻子倒尿壶、叠被和打扫屋子、院子，晚上则要给苏大麻子铺床，天冷了还要先钻进被窝给主人暖暖，等被窝热了再钻出来。

苏大麻子嘬了一口酒，又顺手夹起一块炒肝。

“小子，你也来一块，你尝尝，这炒肝可香呢！”

“炒肝儿”是北平有名的小吃。说是“炒肝儿”，其实就是把猪肝和猪肠之类先用佐料上色，成酱色后再炒制，最后还要勾芡。苏大麻子最爱吃炒肝，但里



面的猪肠却不爱吃，他夹给小煤球的就是自己最不爱吃的一小段猪肠。

小煤球正看得眼馋，口里暗自流涎。老板夹了段猪肠要他吃，他推说不饿，但还是上前两步张大口接住香香地吃了。一边嚼着，连连说：“真香！真香！”

苏大麻子这时来了兴致。

“小子，北平的警察我见得多了。这些人就跟狗一样，谁给吃的就听谁的。咱们胡同里头有一个，仗着穿身老虎皮，拿着破枪吓唬人混饭吃。也真他妈邪性了，这号人谁来了都吃得开，段祺瑞、曹锟、吴佩孚，还有东北王张作霖……谁在北京他跟谁，那个饭碗子端得稳稳的。”

“那他们今儿晚上又要抓谁？”

“抓谁？抓共产党呗！谁知道是真是假。有时是真抓，有时是做做样子，要不然闲着没事儿干，会挨上司的耳光子。前些日子，大街上贴出标语，说是对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分子格杀勿论。没过几天，还真杀了几个人，布告都贴在了前门楼子下边……”

小煤球有些担心起来：“老板，那些巡警要是搜到咱们这儿怎么办？”

“怕他个屁。我刚才不跟你说了么，连杀人我都亲眼见过。菜市口杀谭嗣同那年我才八岁，我就大老远跑去看。要说谭嗣同，那才真算条汉子。他本来能跑，但他不跑。押他上刑场时，他还骂不绝口。刽子手举起鬼头大刀，他连眉头都不皱一皱，还大笑，高声念什么诗……我就佩服这样的人！”

“那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人？”

“共产党里肯定有这样的人，像李大钊，还有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林祥谦，都是临死都不皱一皱眉的。当然也会有软骨头，贪生怕死，我听说头几天就有一个人叛变了，巡警顺藤摸瓜，抓了好几个人……”

5

洋车穿过绒线胡同，向左一拐，一头扎进一条幽暗修长的小胡同。胡同很窄，只能容一辆洋车通过。对面要是来一个人，车子就得停下来，先让人家侧身从一边走过，车子才能过去。

拉车的人和坐车的人一直都没说话，直到走到胡同深处。

“宇平，这些日子你太累了，眼看你瘦得不成样子，拉车好像都没力气了。”



“只要工作能顺利些，累点苦点怕什么！喂，带来点吃的没有？我真是饿坏了。”

坐车人从长袍里取出个报纸包的小包。

“给你，我就知道你饿坏了，中午又没吃多少吧？”

“中午根本就没吃，昨天拉的活儿少，交完份儿钱就没了。上午又没拉上人。”

坐车人把纸包打开，里面有两个还带着热气的烧饼。

拉车人一手接过烧饼，只用一只手扶住把，拉着车慢悠悠朝前走。

“开始汇报工作吧！”拉车人咬了一口烧饼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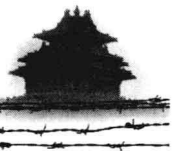
拉车人叫燕宇平，是北平共青团城区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坐车的是一位共青团员，叫黎晖，这次是为了一个考察对象的入团问题，来向燕宇平汇报的。

选择拉洋车作掩护，一是北平洋车夫既多又杂。拉洋车的多是北平附近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城市无业贫民、退伍军人、逃兵，还有些外地因饥荒而到北平谋生而又无其他出路者，这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队伍。此外，由于职业特性，拉洋车可以大街小巷任意钻来钻去，这又为秘密工作提供了方便。

但是，拉洋车又是个吃苦受累，有时会像牛马一样任人驱使，常常要忍气吞声才能混口饭吃的只有下等人才肯做的活儿。

6

在北平城里，多少年轻力壮的车夫因苦不堪言的生活而未老先衰，二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四五十岁的人，面黄肌瘦，弓腰驼背，满脸皱纹；多少体弱多病的车夫拉车拉到只剩一口气，直到走完最后一步路，像蜡烛熄灭一样倒在街头；又有多少车夫因无力再拉那沉重的车子，为了活命而沦为乞丐。这是一个饱受凌辱，冒严寒、临酷暑，收入微薄、食不果腹，令人望而生畏的职业。病死、累死、饿死、晒死、冻死……有时眼睁睁看着一个瘦骨伶仃形容枯槁的人，拉着洋车吃力地走在街头，因极度虚弱，大口大口喘着气，车子仿佛越来越重，走着走着，步子渐缓下来，喘气的间歇却越来越长，接着又迈上一两步，每一步都跨在阴阳界上，直到连半步都迈不动，双脚像被钉住一样，身子一歪，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过了会儿，巡警会急匆匆赶来。他们会像扔一只死了的猫或狗一样，将



尸体抬上专用清尸车，拉到郊外无主的坟场。巡警中还有专管防疫的，他们会在车夫倒下的地方喷洒点什么药水，因为怕是得传染病死亡，喷药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这就是苦难无边的洋车夫的生活，燕宇平为了革命，选择了这一行。

为了工作，他每天都要扮演双重身份：一是“洋车夫”；一是“穷学生”。北平城里的穷学生很多，几乎全国各地来北平求学的学生都有。各大学管理并不严格，学生听课很随便，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校长不知学校学生的确切数字，老师只能对听课的学生分辨个大概。燕宇平一个人就有几个大学的校徽，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这几个大学的校徽他全有。要进哪个大学，把哪个大学的校徽一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去。

但燕宇平的主要身份还是“洋车夫”，因为拉洋车能挣口饭吃，有饭吃才能进各大学，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开展工作。他住的地方离车行有二三里远。住的房子是以燕京大学学生的身份租的。每日早上起来，他要先穿上学生装。反正穷学生装比车夫装好不上多少，而且他换装十分麻利。晚上，当拉完一天的车，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住处时，他要在暗影下把车夫的衣服脱下，再换上穷学生装。进院时还要强打精神，不能让房东老太太看出破绽，有时晚上要去接头或去碰头地点开会，会回去得很晚。

当时，北平有共青团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很多，像反帝大同盟青年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的反帝组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斗争目标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上。此外，像北平学生联合会、北平妇女联合会、北平戏剧界联合会、东北同学会、北平教师联合会，红色革命互济会、赤色工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都有共青团员参加领导。

您当时也参与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吗？我问。

没有，我当时事情比较多，就没参与。当时，国民党在北方的势力还不够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武汉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主要是在南方折腾。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单独搞什么“二次北伐”，曾攻打到北平、天津，但是虎头蛇尾。因此，在北方，其反动面目还没完全暴露，关于“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高谈阔论天天能听到。